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四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尊長類

識遺禮記曾子問及樂記等篇孔子云吾聞諸老聃鄭注云老聃古壽老者之稱而後人以孔子問禮老聃為柱下史之老聃未必然也

丹鉛雜錄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

作明益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梁谿漫志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為夭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明晉鼎銘三壽是利豈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

余氏林言程義文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叟今嫂字或作娌可以驗知其故

野客叢書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

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丹鉛録列子云禾生子伯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

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

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正楊孝經援神契云尊三

老者父象也五更寵以度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

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史記西門豹治鄴

投三老於河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

正義云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

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别有見蔡邕曰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

對問編漢明養五更於辟雍取其象五星也又謂知五事然於更字何涉宋均謂知五行更代事或然然不若蔡議郎以更為叟字誤於三老尤明况列子以垧外田更為野老則更亦訓老舊矣

辨物志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似三老重而五更輕及考漢明帝三老五更並以二千石禄養終身初無偏

重而唐養老禮皇帝降迎再拜執醬執酳皆同三老五更杖拜安車表謝又同漢志德行年高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後從譬兄弟比肩序有先後分誼則均父事兄事之說可執乎哉

辨物志戾太子得罪壺關三老言其寃王尊為郡被奪東郡三老奏其治狀夫三老與鄉亭之職何當按成周比長里宰為下士閭胥鄼長為中士旅師鄙師為上士在漢鄉有三老亭有長有嗇夫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

重比之於周則上士也葢古隣里鄉黨之事皆得主之以命官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其得上言於朝也所從來矣

辨物志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漢王爲義帝發喪片言而啓受命之基按三老即秦置鄉亭三老也商鞅之法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則知修行帥善有其素而商鞅之法非盡不善也

辨物志按養老之典虞夏商周皆同然不過曰國老庶

老而已國老貴而老者庶老賤而老者此四代之制也禮書曰天子之養老三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豈與古國老庶老之制異乎曰無異也庶老無論矣禮書死政者之老孔穎達死國難之祖父與致仕之老是皆貴而老者總當曰國老第古人事約而典重故庶老之上止有國老之名後代事煩禮輕故國老庶老之外無有死政者之老等名其實一也

宋景文筆記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黄髮義後有蠻

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愛日齋叢抄林譓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録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别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黄髮義

留青日札或云蜀中人稱美為波見游山記今西廂記云波者甚多

希通録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余氏辨林麋羣千百故多壽曰麋壽如千秋云也有作眉壽者蓋古字簡少麋眉通用耳實非眉壽之解也

清波雜志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黄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黄而膚為垢故曰黄耇

見王充論衡而今韻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爲耇名義考考老壽也黄耇老人面色黄也台鮐鮐河豚也其背青老人背色若鮐也詩注謂黄爲黄髪耇爲凍梨爾雅疏謂燕代北鄙謂耇爲梨說文又謂老人面梨若垢諸說似牽强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此亦是以意釋不實知鮐者也鮐背豐滿但青黑耳鮧音

侯鮐音胎

丹鉛録按耆耋作齒𢧵義同前漢書犬馬齒𢧵釋名𢧵

鐵也皮膚黑色如鐵也又詩詁耊之謂眣也

名義考緗素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欲言癃欲言老即以龍鍾潦倒言之後有釋者皆不得其義而臆說也留青日札今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自來多不解其意余以為鍾聚也故說文曰如天之鍾美是也盖言龍至於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翁也如鮐

背之類也李濟翁以為鍾即涔者謬矣

丹鉛總録老人衰憊為龍鍾或云當作癃鍾或云當作聾鍾或云鍾聚也龍至於老蟠聚不能奮飛也其說皆非按廣韻龍種竹名生於羅浮山大七八圍長一二丈世言龍鍾謂老人如竹之搖拽不自禁持也

代醉編丹鉛録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禁持也巵言云龍鍾二字尚不得解所謂南越志羅浮竹每節一二丈曰龍鍾竹為喻抑何遠也且

竹名本自曰籦籠余按洞冥記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髙三丈立於望仙宫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令人謂為龍尾墩也則石亦名龍鍾且無枝葉搖拽如老人之狀又李濟翁資暇録謂鍾即涔耳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瀸㵚矣此説更迂又裴度未遇時過天津橋二老人倚柱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聞之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大抵相傳鄉

語難以盡解必强而解之誤矣廣東通志南越志一統志俱言羅浮有龍葱竹一名龍鍾在第三十一嶺杜詩注蜀有竹名籦籠則籦籠盖蜀竹非羅浮竹也杜詩籠竹和烟滴露梢是也

說楛龍鍾竹名枝葉垂委不能自扶故老倣曰龍鍾資暇録謬謂鍾即涔龍致雨上下所践之鍾淋漓濺㲭此成何語耶

蘇林演義龍鍾不昌檝不翹首髮鬅鬆縣柸拾之類

秖言毛老也周禮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云老者二毛故曰毛中庸燕毛所以序齒燕毛猶言燕老也

北堂書鈔韋昭辨釋云公貢也才德無於人咸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云公猶取正直無私也故曰公字从八厶

名義考背私為公有制為卿公之為字八背也厶私也背私則可以為公矣卿之為字卯事之制也有制則可以為卿矣八音背厶音私卯音齋

談剩公字與私字相對竊疑古人之以公稱者或俱是名如曰盖公丁公吴公龎公之類甚多自後世以君公字為崇重之詞訓詁家凡遇稱公者皆曰史失其名恐未必然也

演繁露勾龍周棄為社稷故日食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者上公之義也杜佑駁之云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言社公為上公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

鶴山雅言一部左氏家臣不曾呼其主為公只伯有一段有一公字　三代以後稱呼猶嚴惟宋以客稱公魯以周公同二王後未曾妄以稱公者伯有一段以公稱漸有稱公之意若葉公則吏禮僭者也

愛日齋叢抄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歷秦漢閭齒既宿矣司馬德操年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為吏決曹亦稱于公

正以年德見推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為滕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項羽所使薛公郯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為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琯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地其臣稱之亦曰

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古言三公若周公名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鮮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足證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盧採子厚東坡語記

云公為尊稱又曰范雎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忝]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公張公其在本朝惟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

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蓋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為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耳自時俗從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書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亦雜用

俟鯖録江州村民呼公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餘冬序録今人稱謂例公為尊而君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必公之尊於君哉

演繁露東坡離徐州詩云父老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君即公也語似重出今見白樂天集送劉江州曰遥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坡葢用白語云

説畧古人致書於人亦有不稱名而稱君者如徐陵與王僧辨書稱孤子徐君頓首與周處士書末亦云徐君白文苑英華注云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然則古人或有如此體未可知也

戲瑕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於公

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閒封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公君者尊異之詞漢王駡項羽爲公顔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證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桓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玄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

自漢末無疑繇此公尊於君三國六朝至唐以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為公矣獨唐顔真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顔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曽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畢集於君諸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君加於同類公加於下僚殊亡差等

野客叢書鼂錯更令諸侯讙譁錯父從頴川來謂錯曰

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為公葢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亰鮮無久溷公為也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

叔颿稱其字之理

臆乘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綰曰百六公齊何戢曰小斯楷公後魏于栗磾曰黑矟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訢淳曰長鬣公齊鬚公崔日誠曰白鬚公後周韋瓊帝呼曰逍遥公唐李徳裕稱牛僧孺曰太牢公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秃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皃翁唐盧從願帝稱曰多白翁竇羣人號

曰囁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黄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

野客叢書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儁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顔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顔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

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余氏辨林白虎通云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胡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今不論官之高卑但父有一秩輒稱公子祖有一秩輒稱公孫而氏則歸之女流失古甚矣

梁谿漫志唐自太宗命高士亷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為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為昬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為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為郎猶奴之事主葢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為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為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

有楊再思為宰相而呼張昌宗為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為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為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為貴而自呼為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為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演繁露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為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答曰某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他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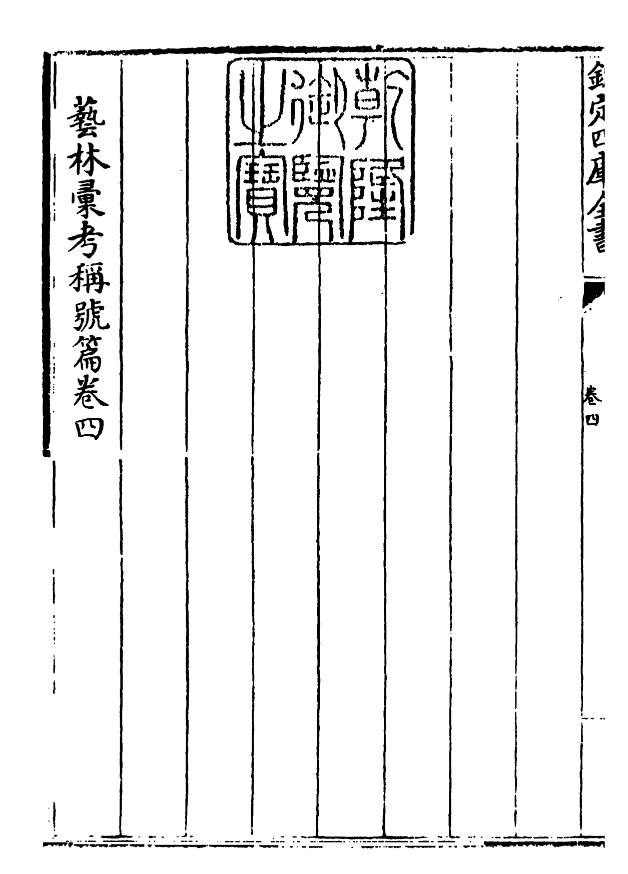
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為卿也是至極不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為卿也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此時廣漢為尹京兆身為九卿不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為之禮耳廣漢又嘗對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為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

也後世呼之為卿如春秋時呼人為君為公也

東齋記事主者稱臣葢是譙畢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摰云臣以死争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吕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唯君止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困學紀聞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

以下主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李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孟則里克妻字也　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姜澍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五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朋從類

刋謬正俗或曰寀寮也有異義乎按爾雅云寀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為寀同官為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亦為采文采字多或作寀非獨地也今之學者見謂之

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為給地以種菜更明於俳說焉

丹鉛錄同官為寮文選注寮小窻也宋王聖求號初寮

高似孫號䟽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

斜樓皆指窻也古人謂同官為寮指其齋署同窻為義

今士子同業曰同窻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

同窻也

五雜俎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窻也蓋取

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為言臣也

釋文賤隷之稱曰僚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尞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不如是後人見其從宀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名義考爾雅寀寮官也郭璞曰官地爲寀同官爲寮無同地爲寀之文邢昺曰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已有采地及言同寮者皆謂有官者也寮亦作僚說文僚好貌廣韻僚賤稱同官相好曰僚僕臣僚故以爲賤稱寮之

義如此楊用修謂寮爲小窻以齋署同窻爲義不知窻寮之寮从穴不从宀說文寮穿也玉篇寮舍也後人遂以寮爲窻是窻寮之寮與采寮之寮文既不同義亦自別安得以同窻釋同寮乎寮采俱音菜

賓退錄令人稱縣令爲明府始於唐人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張湛傳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

輕注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漢紀鍾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陳寔是也

代醉編杜密謂太守王昱曰求志行義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

能改齋漫録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著大中初爲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幙正言被斥貶郎州龍陽尉戴著曰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見金華

子

李氏刋誤按史記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王霸之道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爾後辯説絶但不復客卿耳自中和已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索客之徒時有斯號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謬相承莫不因此

希通録令世以寄居之官爲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

臣寓公注寄公之子寄公字尤新

容齋隨筆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野客叢書自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説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説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説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嬾眞子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云客一座所尊也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

史記考要李廣傳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周禮

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皆統於軍將故曰士大夫也趙奢傳奢為將所賞賜者盡以予將吏士大夫吳王濞傳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淮陰傳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漢書李廣利傳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戰國策趙襄子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相如喻蜀文曰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其義並同乃若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漢武帝封禪之詔嘉與士大夫更

始衛青謝蘇建曰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則羣臣之通稱云

余氏辨林部官上士爲員外令富民往往稱員外者其即孔方之意不知者以爲尊之之辭雜劇小說因以老安人配之殊可捧腹

史記考要參以中涓從曹參傳中涓官名師古謂在中主精潔灑掃之事周官宮人有中士下士掌王之六寢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中涓或其遺制周勃初亦爲中涓賈

誼治安書謂諸公幸者乃爲中涓是也

鼠璞令人通竿牘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

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

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敍圉雜記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

僭擬以尊之令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

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元時名分不明之舊

習也國初有禁

墨客揮犀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閤下者少劉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記室賓佐也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可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於舉

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疏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怪夫閤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行施之可也

桐薪古有鈐下辛苦即伍伯之屬漢世已有之矣魏管輅與安平太守王基作卦謂曰烏與燕鬬直老鈐下耳吳魏滕有罪吳範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鈐下以聞晉王

敦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干寶曰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魏黃初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又晉楊方爲鈴下威儀諸葛恢嘗待以門人之禮鈴下威儀則令典客吏也晉書鈴下牽引度冰入船以籧篨覆之按鈴下見漢志中凡尊顯者並可通稱如閣下節下戲下足下之類演繁露亦云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

留青日札書簡稱將帥曰鈴下謂鈴閣之下也見羊祜

傳又作戲下大將軍旗曰戲韓信傳可致戲下注與麾同麾下謂麾節之下也薛宣傳執憲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也則將軍有推轂之義亦可稱矣至於門下則在張蒼傳謂殿門之下若今侍御史也在司馬相如傳則又謂長卿門下是尊卑可通稱也魏文帝爲太子拜荀公達於牀下諸葛孔明拜龎德公於牀下則又可稱牀下於高尚之士矣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閤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鼠璞令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
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
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
君乃令狐綯下言東閣猶言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
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
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絶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
君何與又云南屏老宿閑郎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
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

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顓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孔氏雜説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温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刋謬正俗荀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葢古人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總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上字皆爲縣闕而江南士族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說略周寶和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葢昔人自

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遜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葢亦上矣

嬾眞子令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葢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

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葢爲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疑耀令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誡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草也

餘冬序録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耳然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登科第之士觀歐蘇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叔爲先輩按北夢瑣言王凝知舉日司空圖第四人登科王謂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畤雜録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之比然則是稱隋唐初葢已如此

宜齋野乘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
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
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補文學掌故不
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
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螽得進士而其輩行在
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枋即容齋續筆載貽子録
云同年小録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
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側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

來寀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蘇徳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温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温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黄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説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

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擣將去矣人以爲笑又

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

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棋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

先輩名品高著人傳令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

之則以先輩爲稱呼决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

癸丑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

壻號曰臠壻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

之又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

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謂狀元為前名明矣若以為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為即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即先輩乃即日可為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為先輩尤可笑也

野客叢書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

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襪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枕言先生長老之稱賈誼云先生猶言先醒然二字可

單稱單稱曰先如鼂錯傳公卿言鄧先郭璞傳無沈寘之韻而希風乎嚴先是也單稱曰生如賈生陸生之類是也

東谷贅言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顔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顔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猶尊辭也如劉元

城稱司馬温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録始也

七脩類稾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蓬窻續録漢時親受業者曰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稱門生舊所涖曰故吏故民故吏與弟子並皆終身侍坐其同僚曰同舍同學曰同門皆終身以兄弟稱又有舉將舉吏皆終身不易稱即今舉生門生也

留青日札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自字叔也忌無考

留青日札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洛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梁谿漫志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避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瓣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

朋友皆失之矣

識遺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葢師尊之

余氏辨林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姓配焉而著者蓋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莫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餘未有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矣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樗里子數人而已劉氏七略以子稱者七十有六而獨荀子揚子著自唐韓柳而下未有盡子之也至於生著者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有酈生賈生伏

生歐陽生棘生高堂生胡母生而蕭望之號東海蕭生

審是豈賤薄人之辭哉見陳君舉贈梅生說

秕言穀梁子曰師資辨論釋曰師者教人以不及故謂

師爲師資按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則師與資亦自有别

留青日札漢路温舒傳盛服先生不用於世此乃秦之

所以亡天下也注盛服先生謂儒紳也秦之時羞文學

好勇武故云

癸辛雜識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丘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臆乘朝定真冷契丹主聞唐莊宗爲亂兵所害哭曰我朝定猶華言朋友也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虖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同話録人之五倫朋友寓焉而不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有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之道也

余氏辨林朋者君子之善類故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易曰朋至斯孚黨者小人之凶類故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若以朋黨二字連稱名實皆紊矣

天中記鄭玄註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同門曰朋愛也同志為友釋名有友也相保有也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五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六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卒伍類

容齋隨筆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案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為

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吴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葢本諸此

野客叢書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於彭寵為奴所縛謂妻云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則是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乆矣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故岑參詞曰紫金章綬左右趨閅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厮養為將軍

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盧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盧兒解在鮑宣傳而顔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鶴山雅言四經無將字自三禮三傳來方有將軍軍將之稱

留青日札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厮養卒注蘇林曰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厮養卒當作厮扈卒為是

夢餘録今人多呼隷卒為茄鼓而莫究其始予嘗考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目為茄鼓以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名義考左傳士臣阜方言梁宋齊燕之間謂櫪曰阜因
謂賤人直馬者曰阜說文卒隷人給事者方言南楚東
海之間或謂卒爲䫉郭璞曰言其衣赤今隷卒首與要
尚衣赤云䫉音䞓
宂委餘編每見人稱前導曰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
君行常在人前令何以後盖純之先人有爲伍相者按
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一曰户伯漢
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户伯又曰大伯

諸王公行戸服赤幘纁衣常緐率其伍以導引也

胡氏筆叢卮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審明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貴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爲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耳葢冥中

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皁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黄綬武官伍伯六人辟車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

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即令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石皆注中語據此語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黄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皁隷亦有所本皁人益古司牧者隷則與隷本不並言考張

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執林伐山宋代役人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内班

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皁隷也見韓魏公奏

留青日札卿之適子曰門子言將代父當門者也正室

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今以門子而加於府

官隷役之身獨何與又家有長子曰家督春秋戰國時

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見孟孫智伯趙襄子等傳禮卿

大夫之支子爲側室賈誼非有側室之勢

野客叢書漫録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説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刼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爲證也　又曰梁冀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僑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

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述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胡三省曰漢紀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賢註跋扈猶强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隨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注甚鄙淺兹不復録詳見辯誤

江隣幾雜志都下鄙俗目軍人爲赤老莫原其意緣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

問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謾駡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呼爲赤樞

宋景文筆記國朝有骨孕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修日歴曾究其義闗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肫下㧓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胍肫後訛爲骨孕孕從平聲然孕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丹鉛錄宋仁宗游後苑還宫索漿甚急宫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渇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

則所司有得罪者按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別稱音力弔切

江隣幾雜志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連名府史婦女表狀皆稱臣妾皆非也

留青日札東京賦重舌注舌人也即今譯諸夷語者其名甚佳令人能爲百鳥語者其音酷相類亦可謂百舌人也顏有孝曰舌人見周語不始於東京賦注也韋昭曰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

容齋隨筆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

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内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内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义去聲皆譯之名也

輟耕録世稱鄉胥爲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葢唐時已有此名

秖言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古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

火故曰火伴今文書式中多作夥非也

代醉編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

名義考說文員物數也徐氏曰古以貝為貨故數之字从貝猶言一錢二錢也增韻入官數也今官曰官員生曰生員吏曰吏員皆以數爲言也

丹鉛録魏明帝使給使辟邪名司馬懿辟邪給使之號

猶漢丞相蒼頭呼爲宜禄也

留青日札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迹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械也以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𨽻錦衣充扈從

留青日札梟騎應劭曰梟健也張宴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爲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

孝烏長害其母故日至捕磔梟之

留青日札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

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爲是越絶書死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留青日札水人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於水而勇於

泅史記吳兒善泅泅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

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閲耕餘録史記越伐吳有習流二千葢吳越皆澤國便

於水戰習流正謂習於水道者索隱以爲流放罪人恐非

天中記後漢杜詩上光武疏云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梟藻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桓帝時劉陶上議曰聖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年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梟藻之士注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顔延年秋胡詩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梁簡文

玄圃園頌序恴興藻抃獨瑩心靈

閱耕餘錄匈奴曰騎寇見管子匈奴遣子入侍秋來春去號曰雁臣見洛陽伽藍記

演繁露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為使人也今人以信為書誤也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曰執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也則訊之與書明為二事晉人之言有本矣兵交使在其間故詩亦曰執訊獲醜也

丹鉛録後漢書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又劉虞傳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虞傳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可通也晉人言尚簡省直以信為使者宋人語録稱賢友為賢亦猶此也

丹鉛録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

者皆謂使者也今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掛空此二詩尤可證餘冬序錄流俗謂書信手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别名耳

容齋四筆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顔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予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兆載胡建事亦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於平丘則

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皐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資暇錄李字除某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令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𡴭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西漢叢語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𡴭左氏春秋

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共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

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洎宅編世言行李出左氏杜預注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予以謂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内則理政又黄帝有理法一篇顔師古注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政故其書曰理法則理與李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任鄭當世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然

則理亦治也令以行李名裝何爲不可
名義考李濟翁資暇録謂李古文使字誤以爲李行李當作行使黄直翁謂行李本作行理古文李與理通皆謂使人李說近奇而黄說爲是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用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用理字管子書大理亦作李可見理李通用理治也行理行而治事者也因謂行索曰行理

老學菴筆記北方民家凡吉凶事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

余氏辨林吳中稱賛禮賔相曰大夫復相因而轉呼曰待詔焉有以平民而僭用臣服之稱者葢代敷非大夫也謂其代人以敷陳禮數也代詔非待詔也謂其待人以詔告辭命也

暖姝由筆 張志淳南園漫録言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去聲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

近訪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小内臣爲之豈閩籍孺之類與

餘冬序録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刋謬正俗寺人者内小臣在壼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内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舉侍人僚祖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

寺人同爲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
酒師曠李調侍豈得謂閹竪乎
留青日札古之宦官周閹人寺人之職說文宦仕也執
事於中也左傳爲宦女一曰閹人說文閹竪也宫中閹
閽閉門者葢男無勢精閉者也書宫辟宫罰男子割勢
女子幽閉次死之刑一名腐刑一曰㾈刑詩寺人之令
注寺人奄官也或作閹洪武初有監正監副監丞門正
門副等名永樂間始名太監少監

辨物志周禮內司服奄一人與女御二人奚八人掌王后之六服註奄精氣閉藏者不必皆刑餘也予按縫人亦有奄二人與女御女工掌王宮縫線之事奄固不一而足何精氣閉藏者多也且王亦安知其精氣閉藏而使之及考閽人寺人內小臣皆謂之奄豈司服縫人爲精氣閉藏而閽寺小臣獨刑餘乎故凡謂之奄者皆刑餘不待辨而知也

辨物志司禮內豎註云未冠之稱予按官有大小奄亦

當有尊卑意閽寺其尊者豎則其卑者也何也豎者僮豎之稱觀掌内外通令小事爲内人蹕爲王后喪蹕及葬執褻器所職之事瑣皆閽寺不屑者則其人之卑可見而未冠之說可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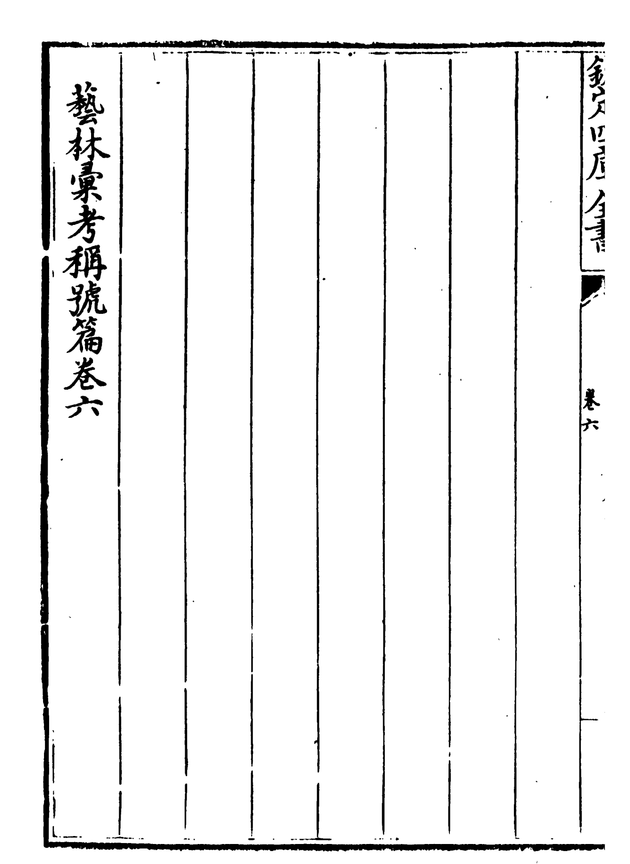
丹鉛録姏音鉗晉書姏姆傳尼姏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故曰姏即俗曰姏婆

丹鉛録米元章書史云每歲荒及節迫往往使老婦駔攜書畫出售婦駔令之賣婆是也

長安客話禮儀房在治南供事掖庭者如所稱三婆是矣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內又別選八十名籍於官分坐季點卯二項內庭有召則就其中拔其尤者一人易高髻新衣如宮裝以進不稱吉多至十餘易而後定定則終其身服役於所乳榮富貴厚矣名曰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以至司禮監御醫會選中者著名籍以待詔婦女多榮之名曰醫婆就收生婆中預選名籍在官以待內庭召用如選女則用以

辨别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

無名曰穩婆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六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七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編戶類

丹鉛錄唐書編民有凬戶謂流民也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癉惡表厥宅里今之坊牌綽楔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從衣衣卒衣有題識三代之畫衣冠秦之赭衣也古樂府凬門太守行有云移惡子姓篇著里端又

云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即書其惡跡以標示戒即莊子所謂竿牘也

丹鉛録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名曰黔首朱子注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内經曰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二書寔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說畧或古不以稱民秦必以稱民故太史公云然耳禮記出漢儒手筆

内經係贋書恐未可引以為據也

名義考秦本紀更名民曰黔首祭義疏謂以黑布覆首謂之黔首戰國策魏蒼頭鮑彪註謂以青帕首項也又漢名奴亦曰蒼頭黔首則自唐虞以來所謂黎民也亦曰黔黎

示兒編嘗讀穀梁傳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則四民有定名矣故史記貨殖傳曰夫業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

病也故云農病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此言得之如漢食貨志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夫豈知民即農之總名也既言民安得又言農哉乃知班固謂傷民傷農不如馬遷病農病末之為别白也雖然孟堅西都賦有曰士席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又未嘗失言何獨於志而失之豈智於此而愚於彼乎且為韋昭之説者曰此民謂士工

商强為之别也然周禮司農亦曰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又何邪韋昭言士工商而不言農周禮言民工商賈而不言士農以韋昭之説是則周禮之説非以周禮之説是則韋昭之説非周禮亦豈雜於漢儒而然若夫孟子曰信能行此五者則兼士農商旅民既言商又言旅既言士農商又言民而不言工亦不得知言之要

示兒編揚子重黎篇若秦楚强閱震撼跆藉三正播其

惡於黎苗吴秋謂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温公曰黎苗民也余按唐韻黎苗二字皆訓衆也則温公之說其辭既明其理亦安信而有證

丹鉛錄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

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刋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註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内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

雖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已以安人又曰修已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

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耶

余氏辨林自周後或以所生之地為姓或以所封之地為姓或以民為氏或以官為氏或以物為氏或以宗為氏有以聲而訛因事而改不可勝紀而民皆有姓矣

毋鉛錄氓之為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

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洪天閒曰周禮俱作字以土宜教甿下仍有稼穡二字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

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丹鉛錄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

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演繁露韓延壽守東海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

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

丹鉛錄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

註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

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顈

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

辨物志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山澤平地之農也夫山與平地生九穀澤亦生九穀乎三農者三時勤動之農也春耕夏耘秋收三時皆農所有事以一

農備三時作苦故農以得名若山澤之産掌之虞衡於農何與

秕言治農之人曰農夫典農之官亦曰農夫治農之人曰農夫者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之類典農之官曰農夫者詩田畯至喜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

容齋五筆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元紀元元之民勞

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匈奴傳元元萬民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復重矣故顔注或云元元善意也留青日札丁差丁當也值也萬物盛於丙成於丁其形中正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歳曰丁盖人壽以百歳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强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唐男

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秋言急就章甘麮殊美奏諸君注云進之君上非也筦子云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杜佑註云諸君謂老男老女吾子謂小男小女急就章所云謂以此美味進之老人耳

丹鉛錄韓長孺傳云獄吏田甲辱安國田甲之甲猶某甲亡其名陰使聶翁壹為間翁者亦士豪之稱

焦氏筆乘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本卷升集

春風堂隨筆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

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留青日札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蓋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

田里令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皆發之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辨物志餘夫程氏訓一夫之弟别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乃授一夫百畝之田予謂一夫授田非一夫所能辨必其八口竭作始足畢百畝之事一夫之弟則百畝有事之人也安得為餘夫按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羡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則知餘夫一夫之副也周禮七家而賦一兵既已出身為兵則

賦兵之時豈遂置百畝不治以其正夫就役而以其副者代井則餘夫之名可考而知

戲瑕采薪曰樵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故鮑明遠寄妹大雷書云樵蘇一歎舟子載泣蓋指樵蘇為採樵者若史記樵蘇後爨周子仲黨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為芻蕘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竇退錄陸放翁入蜀記載其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

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謂博亦信矣

輟耕録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代醉編最能負舟水手之名子美有最能行長年舟子之稱蔡夢弼曰峽中以舟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子美撥悶詩長年三老遥憐汝

余氏辨林舟人謂之篙長俗呼為家長非也鼠璞云海壖呼篙師為長年杜詩有長年三老長歌裏之句又古文詩話川峽以篙師為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呼之也若家長則奴僕媵妾稱家主之辭矣

閑耕餘録史記五宗世家趙王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索隠註會音儈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榷賈賣之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按知市者習知市中物價為兩家平其交易即今所謂牙行

閑耕餘録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為庖宰也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

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然北方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余氏辨林南人有言註為南國之人緇衣䟽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龜著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於人乎

名義考日者占候時日者也風角占候四方四隅之風者也

容齋續筆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

者曰帝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之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春風堂隨筆元詔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詔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輟耕錄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醫矣

老學菴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

為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

楊公筆録世謂盗為緑林客按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鳯等共攻離鄉聚藏於碌林中碌林山在荆州

老學菴筆記唐小説載李紓侍郎駡負版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解酲語商人獲利者曰遂心不得利曰犯耗買酒脯禳

之至極賤行商呼為貨腳行商亦謂坐賈曰匏漢蓋相譏也

名義考貨殖傳駔儈注會二家交易者如今度市師古曰駔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為牙行廣韻儈會合市人

余氏辨林唐人書互作牙互字似牙因轉為牙衙門之衙押衙之衙俱宜作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而押衙者又所以押牙旗者也牙音似衙因訛為衙

五總志長安有龍戸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退之云衙時龍戸集上日馬人來富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傳更當詳考且質於博古者

同話録昌黎廣州詩衙時龍戸集上日馬人來馬人乃馬援所留人種也若龍戸往往以為弦戸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蘆渟人在海峤石窟中居止初亦無定處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没入水數丈過半日乃浮出形骸飲食衣著非人也能食生魚蝦取蜆蛤海物從船

人易少米及舊衣以蔽體風浪作即扛挽船置岸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船中只有三姓曰杜曰伍曰陳相為婚姻意此乃龍戸之類

演繁露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録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常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趣而

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為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傅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蠶背悉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困學紀聞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葢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五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究委餘編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垌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按此是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錄毗舍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

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岀有遺兵十餘家居壽洽岸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記得一小說龍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桐薪采珠兒元時有司名曰烏蜑戶故今滇廣之間諸

夷採金珠者得稱蜑人

戒菴漫筆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畬種洞蠻也畬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蜑音延韻書作蜑寫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蜒字宜以虫從下為正畬種亦曰畬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盖有四等異人稱矣

玉堂漫筆嘗見閣閣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文皇

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鶴山雅言壤子漢書謂封於肥饒之國　山郎漢書楊惲傳以貲多為山郎

藝苑雌黃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騰絕漠拓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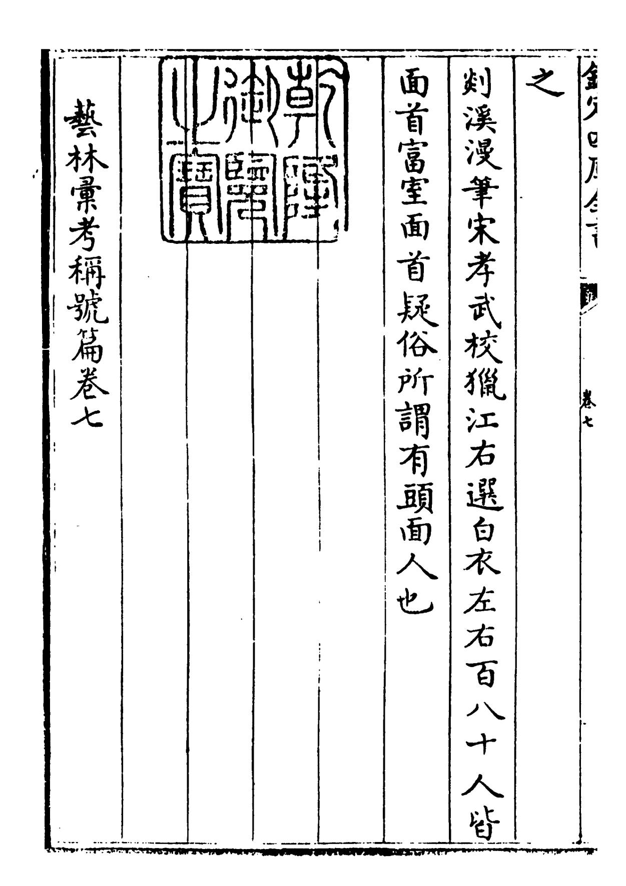
蕭瑟指回鶻為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考之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為花門也

杜詩正訛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諸詩之言花門者皆回紇也舊集作北門葢由字畫小誤唐以太原為北門非謂回紇明矣卒章申言花門也

彈雅花門剺面以彰也說者但言回紇不著多義因補

之

剡溪漫筆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面首疑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七